

日本足利學校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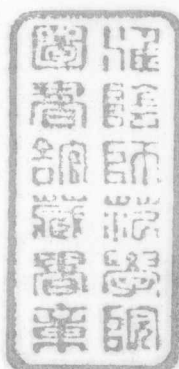
宋刊明州本  
六臣注

文選

藏於日本足利學校的宋明州本五臣一李善注《文選》，是國內不傳的南宋早期刻本，也是現知最早的《文選》完帙刻本。鑒於《文選》刻本中李善注系統、李善一五臣注系統均有通行本問世，現需要提供的就是五臣一李善注系統。此中祖本秀州本已經不傳，翻刻本以明州本時間最早，明州本又以足利藏本為最早、最善，無一葉補版，一九六二年被確定為『日本國寶』，現據以拼版影印。

人民文學出版社

1309366



日本足利學校藏  
宋刊明州本六臣注  
文選

〔梁〕蕭統 選編

〔唐〕呂延濟 劉良 張銑 呂向 李周翰  
李善 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淮陰師院圖書館1309366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梁)蕭統  
選編;(唐)呂延濟等注. -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3  
ISBN 978-7-02-006212-6

I. 日… II. ①蕭…②呂… III. ①古典文學-作品  
集-中國②文選-注釋 IV. I212.1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91809 號

責任編輯:宋 紅 裝幀設計:翁 涌  
責任校對:宋 紅 責任印制:張文芳

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

Ri Ben Zu Li Xue Xiao Cang Song Kan Ming Zhou Ben Liu Chen Zhu Wen Xuan

[梁]蕭統 選編

[唐]呂延濟 劉良 張銑 呂向 李周翰 李善 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編:100705

中國農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開本 889×1194 毫米 1/16 印張 59.5 插頁 1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

ISBN 978-7-02-006212-6

定價 210.0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電話:01065233595

## 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出版說明\*

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文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通代詩文總集，選錄先秦至梁代詩文辭賦七百餘首，是研究梁以前文學的重要文獻。文選以昭明太子所編又稱「昭明文選」，自隋代初年蕭該始，注本疊出，版刻不絕，並漸次形成以注釋、校讎、評論為核心的「選學」，由唐至清直至當今，瓜瓞延綿，流沫不絕。

現存版本大致可以概括為唐鈔注本（及日本轉鈔唐本）、李善本、五臣本、五臣李善本、李善五臣本五類，茲分述如下：

### 一、唐鈔本以及日本轉鈔唐本

敦煌吐魯番出土的文選鈔本，有白文本和注本。二〇〇〇年中華書局出版敦煌吐魯番本文選，將大部分殘卷彙集影印。同年巴蜀書社出版敦煌本〈文選注〉箋證，所收敦煌本書影又出敦煌吐魯番本文選之外。

清末日本學者發現的文選集注鈔本，現分藏各處。過去有羅振玉以及「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的影印本，二〇〇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彙編出版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十分便利使用。

\* 本文撰寫中參考了如下資料：一、鄭州大學古籍所編俞紹初許逸民主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上下（中華書局1988年），二、傅剛著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三、嚴紹

傳存鈔本皆是殘卷，且與刻本系統存在較大差異，需要單獨研究，目前出版的資料也比較豐富。而對大部分讀者來說，更重要的是以下四類刻本。

## 二、李善注本

李善「上文選注表」的時間是唐顯慶三年（658）九月，現存最早的李善注刻本為北宋國子監本，雖係殘卷，但可證李善注本流傳之緒，彌足珍貴<sup>〔一〕</sup>。其次為南宋淳熙八年（1178）尤袤刊本，是現存最早完帙，有一九七四年中華書局影印本。此本明清遞有翻刻，而以清嘉慶十四年（1809）胡克家本影響最大。一九七七年中華書局影印胡刻本，書後附錄「胡刻本與尤刻本異文」以及篇目、作者索引，屢經重印，是當今最具影響力的本子。

## 三、五臣注本

呂延祚「進集注文選表」的時間在唐開元六年（718）九月，此所上者即五臣注。表中稱李善注「忽發章句，是徵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因此另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

向、李周翰五臣為注，「三復乃詞，周知秘旨，一貫於理，查測澄懷。……作者為志，森乎可觀」。與重在解釋詞義及典故的李善注不同，五臣注重在闡述文章題旨及背景，故簡注而詳疏。這種方法入宋後漸受質疑，故流傳日稀，傳存至今者，除日藏舊鈔本外，有宋刊本兩種。其中紹興三十一年建陽陳八郎宅刊本雖有補鈔，仍成完帙（全書三十卷，其中卷二十一至二十五係補鈔，另外也有部分缺頁補鈔），有臺灣影印本。另一種杭州「開棧紙馬鋪鍾家」刻本，現存殘卷（參詳中國版刻圖錄）。另朝鮮有多種版本，包括刊本和活字本。

## 四、五臣—李善注本

六臣注可分兩類，一類五臣在前，李注在後。一類李注在前，五臣在後。因屬於前一類的廣都裴氏刊本及其翻刻本題作「六家文選」，故有些學者將前一類稱為「六家注」本，以區別於後一類「六臣注」本。將五臣注與李善注合刊的初始時間已難確考，資料顯示以北宋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學刊本為最早，且五臣在前，李注在後。屬此類型的有明州本、廣都裴氏刊本以及明袁褱嘉趣堂重刻廣都裴氏本、朝鮮

活字本等。

現存版本中，以明州本時間最早，北京圖書館、臺灣故宮博物院、日本宮內廳、日本東洋文庫等均有收藏，皆有識語說明紹興二十八年十月趙善繼知明州任，即命校正修版

（見圖版一。參見本書附錄長澤解說及臺灣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識語只稱「趙公」，乾道四明圖經卷十二太守題名記云：「趙善繼，右朝散大夫直秘閣，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初八日到任，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罷任。」實慶四明志同）。

日本足利學校藏本有一九七四至七五年汲古書院影印本。

廣都裴氏本有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見圖版三。可參臺灣故

宮博物院宋本圖錄）。但該本用袁褰嘉趣堂重刻本配補，全書六十卷中宋本僅存二十六卷。據知聖道齋書跋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廣都裴氏本有識語云「命工鑿於宋開慶辛酉，至咸淳甲戌仲春工畢」云云。然據天祿琳琅書目（前編）卷十，此識語見於嘉趣堂覆刻本的某些傳本，為書估造偽以冒充宋本者。日本版本學家阿部隆一據刻工名等推斷，廣都裴氏本的刊刻時間當在南宋光宗朝至寧宗朝前期之間（二）。至於袁氏嘉趣堂覆刻廣都裴氏本，則刊成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而嘉趣堂本亦有翻刻本。

朝鮮活字本有韓國奎章閣藏本、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等，前者有韓國影印本，後者可在其網頁查看全文。此活字本書後載錄了三則歷史上文選刊刻中的重要版本資訊（並見圖版四），計有：

（一）天聖四年（1026）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沈嚴後序

（二）國子監校刊李善注本天聖三年（1025）校勘、天聖七年成、天聖九年（1031）進呈諸臣銜名

（三）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學彙刊五臣注、李善注之識語

其中平昌孟氏刊刻五臣注本後序及秀州州學彙刊識語尤其重要，且不見於其他版本，因而近年來備受學者矚目（張元濟一九五一年在涵芬樓續錄書錄中已言及此本，但當時似未見重視。據

這些識語可知，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學以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為主體，參用國子監刊李善注本，新編成六臣注彙編本。秀州州學刊本當是此類刊本之祖本，可惜現在已經亡佚不可得見。此本雖附錄宣德三年（1428）朝鮮鑄造活字記（見圖版四之四），實際所用活字乃十七世紀初訓練都監重雕者，非宣德三年鑄字，排印時間更在嘉趣堂本之後。

## 五、李善—五臣注本

宋贛州本、建州本、元茶陵本等皆屬此類。有研究者指出，贛州本刊刻於紹興、淳熙間（1162—1181）<sup>三</sup>，是此類刊本中現存最早的祖本。另據學者分析，建州本屬於贛州本系統，而茶陵本乃覆刻建州本<sup>四</sup>。一九一九年，商務印書館將涵芬樓所藏建州本影印編入《四部叢刊初編》，近有一九八七年中華書局的再次影印本和一九九九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縮印本，故使《四部叢刊本》亦大行於世。臺灣另有影印史語所收藏「宋末刊本」，在臺灣一地普及較廣，實則明代翻刻茶陵本，書估偽造刊記冒充宋本而已<sup>五</sup>。

歷史上幾種文選注本的出現與刻本的刊刻流傳往往此消彼長，並與時代風氣的變革密切相關。倪其心先生指出，唐貞觀年間南北文風以中和雅正趨於一致，學風崇實，不尚清談，此時出現的曹憲文選音義即重在文字訓詁，學承曹憲的李善文選注亦以訓詁為主而推及釋事詮典。高宗永隆二年（681）以後的四十年間，進士考試須「先試雜文兩首」，迫使舉子必須熟練掌握各種文體，因此重在疏通文意、探究「述作之由」的五臣注便應運而生。直至北宋，利於習文、便於

科試的五臣注仍然較李善注更受歡迎<sup>六</sup>。另據宋會要、玉海等記載，景德四年（1007）三館秘閣曾奉詔對李善注文選校勘、刻板，但大中祥符八年（1015），剛剛刻成的書板卻在宮城火災中焚毀。天禧五年（1021），監三館書籍之劉崇超以「內文選只是五臣注」，再次奏請刊刻李善注本，至天聖七年（1029）刻成<sup>七</sup>。所以此前北宋國子監只有五臣注本。又據天聖四年（1026）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沈嚴序稱「二川、兩浙先有印本」，可見除國子監本外，北宋前期民間坊刻五臣注本尚有數種。

由於北宋前期只通行五臣注，到天聖年間始出現李善注刊本，李善注的影響力不大，因此當時甚至有李善注出現在五臣後的錯誤說法<sup>八</sup>。在這種情形背景下，秀州州學首次彙刊六家注本便以五臣注為主，李善注為輔，也是事理自然。北宋中期以後，從慶曆間范仲淹革新始，到熙寧、元豐間王安石變法，崇實之風又起，以蘇軾為代表的古文家主張「文起八代之衰」而貶薄文選，但卻肯定了繼承漢學傳統的李善注，從此五臣注的地位越來越低，漸為李善注聲名所掩。所以南宋贛州州學等後來的六臣注本便顛倒主從，以

李善爲主，五臣爲輔，尤袤更撇開五臣，做成單行李善注本。明代學術重評點，六臣本與李善本並行，清代重樸學，故文選注本獨推李善。所以幾種刻本的出現次序是：

五臣——李善——五臣李善——李善五臣

而北宋以來文選版本的主流變化則是：

五臣——五臣李善——李善五臣——李善

文選版本衆多，情況複雜，文字互有優劣，同時又互相滲透。如與明州本同一系統的嘉趣堂本，注文應是五臣在前，李善在後，正文用五臣本，而偶出校記說明李善本異同。但是卷十九洛神賦及補亡詩首篇南陔前後共六葉，卻是李善在前，五臣在後，而且往往出校說明五臣本的異同。根據書中偶在同一頁正反面的相同位置出現墨釘的情況，可以推測嘉趣堂重刻所據廣都裴氏本已經破損，由此又可以推想，卷十九的那六葉，也許是底本缺葉，拿某個李善——五臣注本（如贛州本、建本等）來配補的。這是在技術層面不同版本相互滲透的例證，至於編輯校訂文本方面不同版本互相滲透的情況，一直以來爲學者所關注，例證甚多，問題也很複雜。在抽取部分內容將明州本、朝鮮翻秀州本、嘉趣堂本、

胡刻李善本、四部叢刊本進行對勘後，我們打消了舉證具體文字異同的想法，因爲版本情況之複雜使挂一漏萬的比較變得很沒有意義，而厚此薄彼的舉證更不是科學的態度。這種複雜性也要求我們分別看待不同系統的文選文本，拿不同系統的文本直接進行對比較勘，只會把問題弄得更複雜。在上述五大類中，第一類的敦煌吐魯番本、集注本，第二類的尤刻本、胡刻本，第三類的陳八郎宅刊五臣本，第五類的建本、翻茶陵本，如今都有影印本，參考利用非常方便。唯獨第四類五臣——李善本，國內迄今尚無影印本問世。實際上，這一類的祖本秀州本以五臣注孟氏本及李善注監本爲底本，這兩種已經亡佚的版本，比現存任何五臣注本、李善注本（也就是第二、第三類）都早得多，好得多（九）。另一方面，第五類李善——五臣本以第四類版本爲底本，顛倒主從而成（十），也有學者認爲第二類的尤袤刻本以第五類版本爲底本（十一），仍然可以說是第四類版本的後裔。底本最好，影響最深廣，此類版本的重要性不待具體論證而自明。可以說，在諸多文選版本中，爲學者平常閱讀查閱選擇一種最適合的版本，當推此第四類版本。



在此類版本中，朝鮮本因為附有秀州本原跋，而且文本內容似乎對秀州本比較忠實，因此近年來最被學界關注。可惜，朝鮮本的排印時間實在太晚，尚不敢保證其文字與秀州本完全相同，而且活字字體也不夠精美，不便閱讀使用。廣都裴氏本已無足本，不能作讀本用，嘉趣堂翻刻廣都裴氏本雖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好版本，但在刊刻時間及刻字之秀美方面遠遜於明州本。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我們選擇影印明州本。研究者姑且可以拿此本為五臣—李善本的代表，有必要時，也可以查看韓國影印本或東洋文化研究所網頁核對朝鮮本。總體上說，明州本有時對內容雷同的李善注或五臣注有所省略，而朝鮮本及嘉趣堂本則沒有省略。朝鮮本在框架結構方面應該最接近秀州本的原貌<sup>〔十三〕</sup>。然而，明州本的改動乃是遵循了秀州本的整理體例。將五臣注、李善注合刊，不免會有重複，所以秀州本跋尾交代的整理原則：「二家注無詳略，文意稍不同者，皆備錄無遺。其間文意重疊相同者，輒省去留一家。」此首開僅留一家的合編體例。但秀州本有刪省不盡之處，所以明州本自然會循著秀州本的原則做進一步的整理。嘉趣堂本整編注文次序，明

州本對注文有刪省，雖然都是問題，但只要我們利用單行的李善注本、五臣注本，這些缺點都可以補救。斯波六郎對明州本的評價是：「明州本的多有五臣注詳而李善注略之處，是其缺陷。它的優點在於比之袁本、贛州本、四部叢刊本，多存李善注、五臣注舊式，李善注在胡刻本、袁本、贛州本、四部叢刊本中經後人竄改過的文字，此本又往往獨存其舊。」<sup>〔十三〕</sup>

明州本之最善本為足利學校藏本。此本係原版早印，無一缺葉，無一補版，而其他現存印本都有紹興二十八年修版識語，補版所佔比率相當高。圖版二是臺灣故宮藏本的書影，該葉為補版，與足利本（本書第〇二八頁之0149、0150）對照，不難看出原版與補版之間截然不同的風貌。詳情請參看本書附錄長澤解說及尾崎補說。足利本原為金澤文庫舊藏，一五六〇年（即日本永祿三年）足利學校的第七代席主（校長）上杉九華道經相州時，應當地城主北條氏康、北條氏政父子之邀，為其講授周易與三略，北條以金澤文庫所藏宋刊本文選作為禮資，贈送給上杉九華。因此該本文選目錄末有「司業九華叟」墨書，下有花押，旁邊又有足利學校第九代席主三

要墨書「加朱墨點，三要」，另起一行的上方有「北條氏」朱印，印文下墨書題署「永祿三年庚申平氏政朝臣」（此墨書題署亦見於卷三十末）。內中有九華手識五則，見於第二十四、三十、三十九、五十七、六十卷之末。另外，卷首卷尾又時見「金澤文庫」的長方形印章。日本藏書家森立之（1807—1883）《經籍訪古志》對此本的評價是：「字畫精嚴，鐫刻鮮明，宋刻中尤妙者。」此文選於一九六二年被日本文化財產審議委員會確認為「日本國寶」。

足利藏明州本文選先後度藏於有「聚書之淵藪」<sup>〔十四〕</sup>美譽的金澤文庫，足利學校，遞經日本幾代漢學大家之手，傳存中曾被仔細閱讀，並留下重要識語、校記。如李善注卷三十一「江淹雜體詩中的「張廷尉雜述 綽」，張，顯為「孫」字之誤，四部叢刊本出校記曰「五臣作孫」。足利本同李善本（朝鮮本亦同），原刊無校文，但閱讀者卻在「張」字左側手添「音作孫」校文。「音」者，文選音也<sup>〔十五〕</sup>，乃文選早期注本，賴傳存於日本的古鈔本文選集注中才得以保存其吉光片羽，足利本校讀者對文選音的引錄也有著重要的意義。此外，書頁天頭上還有校讀者的校記和補注，如卷三十七曹子建求通

親親表「解朱組佩青紱」句，天頭的補注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紱。」蒼頡篇曰「紱，綬也」。做補注校勘者為何人，目前尚難確認。但從手書上有專名線等朱筆印迹看，足利第九代庠主三要<sup>〔十六〕</sup>在書上「加朱墨點時，這些書字就已經存在了。從所補內容多偏重於周禮、禮記、詩經看，做補注校勘的人很可能就是長於經學的足利第七代庠主上杉九華。另外，足利本的正文邊上還有筆畫淺細的日文訓點，是日本古代的研讀者後加上去的，並不影響中國讀者的閱讀和使用。

現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日本國寶」明州本文選，我們有幸得到原書收藏者日本足利市足利學校的慨允，在此表示我們由衷的敬意和感謝。同時亦向慨允使用相關書影的臺灣故宮博物院、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表示由衷的感謝。我們也有幸得到研究宋元版本之權威專家尾崎康先生的熱情支持。尾崎先生曾經對日本、臺灣收藏的宋元版本進行全面詳細的調查研究，也直接調查過足利本以及臺灣收藏北宋李善注本原本，他特意為我們的這次重印撰寫補說，對汲古書院版長澤規矩也解說有所修正和

補充。日本汲古書院一直以推進學術為宗旨，長期以來出版了大量高品質的古籍影印本，對古籍研究起到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飲譽全球漢學界。我們這次得到汲古書院的概允，以他們的影印本為底本，重新掃描拼版。這樣做，不僅可以避免重新拍照對原書的損傷，也能保證版面的印製質量。汲古書院本三十二開精裝六冊，一面印原書半葉。今改為十六開四拼一形式，除新編頁碼外，另以阿拉伯數字標示原汲古書院本頁碼，以避免兩種影印本之間因頁碼不同而造成混亂。同時亦將汲古版頁碼標示於原書目錄之下，以方便檢索，而不再另出細目。原書目錄中有兩處與正文排序不符的情況，我們已按書中實際位置標注頁碼，故這兩處目錄下的頁碼順序顛倒。

在此謹對汲古書院的無私支援表示最真摯的謝意，同時申明：影印本版權為汲古書院所有，非汲古書院授權，不得翻印。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二〇〇七年

〔一〕參詳程毅中、白化文略談李善注文選的尤刻本（見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以及本書附錄尾崎康補說。

〔二〕說見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日本汲古書院一九八三年出版。

〔三〕參見傅剛文選版本研究一七九頁。另，（增訂）中國訪書記通過分析

贛州本刻工，推測其刊刻時間當在光宗朝或其前後時期；另據尤表刊本淳熙八年跋言「四明、贛上各嘗刊勒」，認為是淳熙八年（一一八）以前所刊。

〔四〕參見斯波六郎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見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

案：此譯文與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文選索引卷首所載文選諸本研究同篇異譯。及（增訂）中國訪書記等。

〔五〕見（增訂）中國訪書記。

〔六〕參見倪其心關於文選和文選學，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二九五—三一

三頁。

〔七〕參見張月雲宋刊文選李善單注本考，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七七—

七七四頁。

〔八〕東觀餘錄引崇文總目（成書在慶曆元年1041）謂李善「因五臣而自為

注」。孫復寄范天章書云：「唐李善以梁昭明太子文選五臣注未盡，別為注釋，

且文選者多晉宋齊梁間文人靡薄之作，雖李善注之何足貴也，國家尚命鏤板，置諸太學。」

〔九〕參見程毅中、白化文略談李善注文選的尤刻本，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

二二四頁。

〔十〕見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八五三頁。

〔十一〕參見范志新《文選版本論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十二〕一般而言，朝鮮版本對其底本比較忠實，很少進行積極的校改。秀州本跋語稱改正底本「舛錯脫剩約二萬餘處」，而此朝鮮翻印秀州本仍然有不少顯誤字。如卷二十二謝靈運《遊京口北固應詔》「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句錄善注誤漢書為「書漢」。此類顯誤，明州本、四部叢刊本中往往不誤，不知是秀州本改而不盡者，朝鮮本傳其原貌。明州本、四部叢刊本已經校改，還是秀州本原來不誤，朝鮮本翻印時產生訛誤。然而也有明州本、四部叢刊本誤而朝鮮本不誤的情況。如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虛舟有超越」句，朝鮮本錄善注作「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胡刻李善本同，而明州本、四部叢刊本作「觸月」。莊子山木原文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愾心之人不怒。」是知明州本、四部叢刊本誤。

〔十三〕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見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八五三頁。正如

本書附錄長澤解說，斯波所見版本非常有限，因此他對每一種版本的總體評價不足以為定論，但具體分析仍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十四〕明鄭舜功《日本一覽》卷四：「中國書籍流彼多珍藏山城大和下野文庫及相模金澤文庫，以為聚書之淵藪。」（轉引自嚴紹盪《日本藏漢集珍本追蹤紀實》在足利學校遺迹圖書館訪「國寶」二一〇頁）下野文庫當即指足利學校，以足利學校所在之檜木縣即古之下野國。

〔十五〕新唐書藝文志四著錄有「蕭該文選音十卷，僧道淹文選音義十卷」，「公孫羅注文選十卷，又音義十卷」，「曹憲文選音義卷亡」，「許淹文選音十卷」，均已亡佚。惟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有文選音唐寫本殘卷九十七行，未詳著者，有研究者以為是許淹作品。又日本傳存唐寫本文選集注殘卷多處引錄鈔、音決二書，不署撰人，有研究者提出鈔和音決或為同一作者，即公孫羅。





文選卷第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京都上

西京賦一首

張平子

濟曰范曄後漢書云張衡字平子南陽人少善屬文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已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賦作二京賦以諷諫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少善屬文時天下泰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十年乃成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徵拜郎中出為河間相乞骸骨徵拜尚書卒楊泉物理論曰平子二京文章卓然

薛綜注

善曰善注是者口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其有字錄巨乃具釋並稱巨善以別之他皆類此

有憑皮虛公子者心侈體怵太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

憑託也虛無也實無此公子假言發問各也言公子心多侈溢體安驕泰好知古事善史氏謂太史掌國典者綜曰憑依託也虛無也言無有此公子也善曰博物志曰王孫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辭綜曰言怵言公子生於貴戚心志多溢體安驕泰也泰或謂怵習之怵言習於麗好也善曰聲類曰侈侈字也昌氏切小雅曰和怵也綜曰言公子雅好博知古事故學於舊史太史掌國典者也

安處先生曰

濟曰載事也安何也言何處有此先生亦假言也善曰劉生言也安處猶烏處若言何處亦謂無此先生也鄭玄禮記注曰先生老人教學者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

則慘此牽乎天者也

銑曰陽春夏也陰秋冬也舒戚也言此氣善曰春秋繁露曰春之言猶倦也倦者喜樂之貌也秋之言猶歛也歛者憂悲之狀也倦充尹切歛子由切處沃土則逸處瘠

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

向曰沃肥也瘠瘦也言處肥土則逸樂處瘦土則勞苦此地之所繫善曰國語公孫文伯之慘則鮮於歡勞則編於惠

母曰沃土之人不耕淫也瘠土之人莫不向義勞也卓昭曰碗碗為瘠沃肥善也

圖版二 明州本補版葉 (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

有憑與虛公子者心太雅好博古學乎

舊史氏向曰憑託也虛無也實無此公子假言發問答也言公

典者孫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辭綜曰言林公子生於貴戚志曰

王孫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辭綜曰言林公子生於貴戚志曰

麥溢體安驕泰也泰或謂快習之快言習於麗好也善曰說類曰

麥修字也昌氏切小雅曰扭快也綜曰言公子雅好博知古事故

學於舊史太史是以前世之載言於安處先生

掌圖典者也是以多識前世之載言於安處先生

曰濟曰載事也安何也言何處有此先生亦假言也善曰劉向

言也安處猶鳥處若言何處亦謂無此先婦曰公子為先生

生也鄭立禮記注曰先生老入教學者夫人在陽時則舒

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舒曰陽春夏也陰秋冬也

屬於天綜曰陽謂春夏陰謂秋冬牽猶繫也善曰春秋繁露曰

春之言猶僭也僭者喜樂之貌也秋之言猶歛也悲之狀也

薛綜注善曰舊注是者因而留之正於篇首

他皆類此臣善以別之

六家文選卷第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京都上

西京賦一首

張平子濟曰范曄後漢書云張衡字平子南

陽人少善屬文時天下承平日久自

王侯已下莫不踰修衡乃擬班固兩都賦作

二京賦以諷諫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

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少善屬文時天下

泰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修衡乃擬班

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十年乃成安帝

雅聞衡善術學公幸徵拜詔中出為河間相

乞散骨微拜尚書卒揚泉物

理論曰平子二京文章卓然

圖版三 廣都裴氏本 (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



(一)

五臣本後序

文選之行其來舊矣若夫變文之華實匠意  
 之工拙梁昭明序之詳矣製作之端倪引用  
 之典故唐五臣注之審矣可以垂吾徒之憲  
 則須時文之摘據是為益也不其博歟雖有  
 拉拾微缺術為己能者籍明書之類是也所謂忘我  
 大德而修我小怨君子之所不取焉二川兩  
 浙先有印本模字大而部帙重較本粗而舛  
 脫影舛脫影則轉迷亥誤後生之記誦部  
 帙重則難實巾箱勞游學之負挈斯為用也

得盡善乎今平昌孟氏好事者也訪精當之

本命博洽之士極加考覈彌用刊正舊本或

或差一句若成公綬彌賦云胡馬之長嘶

迴寒風乎北朔又岳原滄父云新沐者必彈

冠如此之類及文中或脫誤一二字者不

可備樂成較史傳以鑽之字有訛錯不協今

宋韻以正之小字楷書深鏤印俾其扶

輕可以致遠字明可以經久其為利也良可

多矣且

國家於國子監彫印書籍周鬻天下豈所以

規錐刀之末為市井之事乎蓋以防傳寫之

草率懼儒學之因循耳苟或書肆悉如孟氏

圖版四 朝鮮活字翻印秀州本附錄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

(一)天聖四年(1026)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  
沈嚴後序